文峰塔

七盏茶汤里的缑城福脉

林华烨

小年夜的风掠过蒲湖古井的涟漪时，我正站在南门老棉纺厂的铸铁雕花门廊下。斑驳的红砖墙上，“来in南·文创园”的霓虹与檐角福字灯笼的光晕重叠，恍惚间似看见三十年前纺织女工们披着星辉下夜班的场景。好友发来的定位坐标，此刻正跳动着城南文化复兴的脉搏。

年前，好友便邀我来南门品茶，因为她们伙伴的茶书吧今天开张，邀我一定去品茶。我欣然，亦心然。好友，也是我的文友，有一颗极其文艺的心。

我们的城市规划蓝图是“东美丽、西通达、北时尚、南文化”，南门有一个“来in南互联网文创园”。茶书吧就在文创园的南边。偌大的“缑城故事·茶书吧”标识上“共享茶与书的美好时光”一行小字甚有温情。提示牌下，一簇火红的冬青果色泽鲜艳，在灯光下像是被点燃的小火苗；玻璃门边的凤尾竹，茎秆笔直挺拔，线条流畅，站成一道静谧的风景。

推开茶书吧的玻璃门，郁金香的芬芳裹着龙井的兰韵扑面而来。茶书吧空间宽敞而大气，布置得很是温馨雅致。中间是一排长桌，桌上铺着褚青的茶席，摆放着精致的茶点水果，桌子正中一盆绽放的郁金香花瓣鲜艳，花色喜人。长桌的两侧，各摆放着一排暖橙色的沙发座椅。见中间的长桌旁已坐满了人，我便在靠“墙”的小茶桌旁坐定。说是“墙”，其实是一溜透明的落地玻璃。原来，茶书吧除了靠北的吧台是实墙，其余东、南、西三面都是落地玻璃与外边的空间隔断的，因此茶书吧的空间显得特别敞亮。吧台的背景墙上，写着“茶与四季皆是向往”“知己相伴有茶有盼”等字样，颇有意趣。

长桌中央的鎏银茶船里，七枚建盏次第排开，茶汤在暖光里流转着琥珀色的涟漪。这让我想起了大蔡宅天井里那口青苔斑驳的七窍玲珑缸——光绪年间的老物件，每逢落雨的时候便会奏响七重音阶。好友说这叫“七福临门”，古时缑城女子出嫁前要集齐七位福寿双全的老者点染嫁衣，如今这茶席上的七盏茶汤，正应和着城南七处文脉遗珠。

茶烟升起时，落地玻璃外的老厂房轮廓渐渐氤氲成水墨。穿新中式长衫的笛者吹起了《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孔里流出的音符与南门外跃龙溪的水声相互应和着。我望着主座上侃侃而谈的好友，忽然读懂了她对此处的痴迷——南门古街的麻石地砖下埋着宋代的排水陶管，城隍庙的戏台梁柱间藏着明清的戏班题记，这些沉睡的文化基因，正需要一盏盏茶汤来唤醒。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送万家福。”南文化的城市定位，为茶书吧带来了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机会。这暖意融融的茶书吧，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的场所，更是一个融合了茶文化的生活实验空间，为有文学情怀，文艺情结的每一个“我们”，创造一个充满茶文化氛围的生活环境。躲在角落里赶着为乡村文化织锦的跃龙街道宣传委员严委，暖心地为大家带来了跃龙街道“送万家福”活动宁海书协胡强老师的墨宝。红红的底色浓郁而饱满，大大的“福”字跃然纸上，笔触遒劲有力，每一笔都浸润着匠人的心意和祝福……

墨香与袅袅茶香，与花香交织在一起，弥漫整个空间。茶书吧氤氲的空气带着一丝甜味。“我们如今的福气是茶汤里泡出来的。”好友指指茶汤里舒展的茶叶，眉眼也如茶叶舒展，“你看这茶叶起落七次才沉底，是七种福气的汇聚。”

七福茶的茶汤里有七种福气，得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品着七福茶，一如回味着老缑城“街一庙一井一宅”的格局：初尝是市井的鲜活，回甘是文庙的幽远，尾韵里沉淀着千年井水的清冽。看着茶叶在茶汤里浮浮沉沉，我忽然觉得满墙的书架都成了立体的活字，每个字符都在茶烟里舒展筋骨。

茶过三巡，落地窗外飘起江南特有的绵密冬雨。雨丝在玻璃上织就流动的《溪山行旅图》，将室内的暖橙与街巷的黛青揉成青花釉色。钢琴与古筝的即兴和鸣中，我数着茶船里沉浮的叶片：一片落在“缑”字的绞丝旁，化作南门老街的桑蚕银丝；一片泊在“福”字的示字部，变作城隍庙前的祈愿红绸。七盏茶汤渐次见底时，檐角的铜铃忽然轻响，恍惚听见蒲华《岁朝清供图》里的梅花落在青瓷盏中的清音。

离席时，好友将一枚茶饼放入我掌心。棉纸包装上是手绘的南门旧景，茶饼压着“七福”篆印。归途经过正在修缮的文昌阁，脚手架间的灯笼映亮梁枋上的“魁星点斗”彩绘。蓦然间就懂了，真正的福文化从不是在喧闹的年货大街，而是在这些茶汤浸润的时光里——

当老厂房遇见建盏，当凤尾竹掩映电子屏，当我们的指尖同时触摸到线装书脊与AR导航，那穿越千年的福脉，便在新旧交织的褶皱里生生不息。

桃园时光

袁聪莲

去桃园不是因为桃花，纯粹是因为桃园的时光。

知道桃园，始于庸常。几个同行偶尔会在朋友圈晒同一个地方：山野、绿地、鲜花、美食、笑脸……大脑神经受到反复刺激，欲望就被撩逗起来。但我向来不是个行动派，习惯于足不出户，满足于阳光朗照的周末，“坐对杜鹃山，相看两不厌”，戏称自己坐拥“半城山”。

与桃园的见面，出于偶然。前年清明假期，与潇同学和巧同学约着，去找个地方晒晒发霉的心情。到天明湖公园，却见公园门口挤满了车。于是，打听到桃园的地址，一路狂奔到那里。

满眼是绿。桃园坐落在山坳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桃园。休闲区不大，绿树掩映着几处简陋的小屋。那次，我们带了茶具、茶叶、茶点……甚至还带了热水，我们把自己禁足在一棵李树树荫下，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四周的喧嚣与我们无关。那天我带的是阿门的《门上的光》，在桃园，读读诗，刚好！

桃园宁静。即使人再多，孩子再玩闹，你仍然可以觅一方小小的宁静之地。三月的一天午后，背着电脑，走进桃园。主人在共享菜地的一角，为我们支了遮阳伞。就这样窝在遮阳伞下，在和煦的春风中，在明亮的春阳中，完成了一个讲座的PPT。

那天桃园人来人往，有团建的，有拍照打卡的。主人郑师傅笑道：“你们来晚了，桃花倒还有几朵，前几天桃花盛。”我们听出了他的遗憾，我们也笑笑。

也许，主人想让我们看到桃园最美的桃花。栽树，期待开花、结果；细心打理，让花更盛，让果更大更甜更美，是所有农民的心愿。如同我这个做老师的，期盼着孩子们的茁壮一样。

桃从神话起源，走过《诗经》，走过魏晋，走过大唐，走进林黛玉的哀伤。桃花美吗？美！娇美，清纯，柔嫩。花开夭夭，花朵灼灼。以桃花喻女人容颜娇美从《诗经》滥觞，《桃夭》被后人誉为“咏美人之祖”。“人面桃花相映红”是何等动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无情，还是洒脱？崔护以一首《题都城南庄》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爱而不得的千古惆怅，后人又以“人面桃花”演绎出你侬我侬的爱情佳话。5月2日去桃园，正逢婚庆公司在布置浪漫的求婚场景，同行的梦同学和怡同学一起为这对情侣遗憾：如果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求婚，那就更浪漫了。

桃树呢？“桃树刚烈，它的枝桠，短促，有力，或直指苍天，或斜刺远方，宁折不弯”。翻开记录着这些文字的十几年前的日记，无法寻觅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着，那是个天阴沉沉的午后，去胡陈看桃花不遇，却第一次读透了桃树的个性。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后回京，以“无人不道看花回”戏赠“看花诸君子”，性格刚毅的诗豪一时兴起，没管住自己的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为新贵们所忌，差点被贬到播州。四年后，自连州还，在“桃花净尽菜花开”的时节，再度游玄都观，看到观中青苔遍布，不由感慨“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这种宁折不弯的刚烈，去了又来的不屈不挠，却也合乎桃树的本性。

桃花娇柔，桃树刚烈。至柔至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怎样的美？我无法回答。现在的我，已经过了执着喜欢某种东西的年龄。娇艳是美，苍老也是一种美。不知何时起，那些乍暖还寒光秃秃的树枝丫杈于灰色天幕下的苍凉，开始深深地打动了我。

置身桃园，心会沉静下来。绿色，从脚尖，从头顶，从身后，向四周扩散，向远处蔓延，向高处升腾……

绿意越来越深，越来越浓，和着阳光将人围裹起来；然后慢慢地沁入你的肌肤，你的心肺……

看着这干净的竹林、天空和阳光，我有时会想起穆旦的诗，感觉自己是一只“平展着翅翼”的飞鸟，正被“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有一次，应好友之邀，去桃园小聚。待我站定，夕阳正在我身后的竹梢下缓缓下沉，而对面山峦上的阳光在徐徐地往山尖退却，我记起的也是《我看》中的两句：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桃园度过的时光，我都喜欢。如果心情发霉，那就再去桃园晒晒吧。

新视界

第994期

清影 （方雅瑾 摄）

文化馆小阁楼

林伟民

春节前夕，城市里弥漫着热闹而喜庆的气息。我陪同家人来到宁海城隍庙，这是刚开发没几年的一块商业集聚区，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各个摊位，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古色古香的商铺店面，彩灯高悬，五彩纷呈，小商品琳琅满目，色彩斑斓。有形态各异的小挂件，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有精致的手工艺品，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还有各种传统的小吃，散发着阵阵香气，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我站在城隍庙入口，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桃源桥头西侧的原来文化馆，努力寻找文化馆顶层那个近20平方米的小阁楼。

别说小阁楼无踪影，就连文化馆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城隍庙古建筑的延伸和绿荫蔽芾，我站在喧嚣的人群中，却仿佛置身于一片荒芜的旷野，迷茫、困惑、失落，五味杂陈。曾经承载着我青春梦想和文学热情的小阁楼，如今只剩下记忆中的轮廓，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模糊。

八十年代初，我在国企的粮机厂上班，20多岁的我深感要与众不同的人生，除了学专一门技术，还要有与众不同的视野和学习态度，于是学练文学创作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而此时文化馆的创作干部童方根正在全县物色文学爱好业余作者，一来二去我与他既为师生，也成文友，他所住的文化馆顶层阁楼就成了我俩交流探讨文学创作和喝茶聊天的场所。

我年长方根一岁，可几十年来一直改不了称呼他童老师的习惯，虽然他三番五次地要我直呼其名，其实我内心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和才气。他曾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在作战中负伤并立战功两次。他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小小说选刊》、《前线文艺》、《战士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等多家报刊中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笔老到，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远远胜过专业作家。他，就是名副其实我的老师。

1983年10月26日，我的处女作——发表于《宁波日报》的《“老粗”吟起俏丽的诗》，就诞生在文化馆小阁楼。在小阁楼里，童老师帮我选题，修改，甚至对细节的构思推敲都提出宝贵意见，最后定稿发表应该大多也是他的功劳。

在童老师身边，聚集着许多像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我们与童老师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都曾受到童老师的帮助，从童老师的手中发出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

为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兄弟能够在市级报刊中露一露脸，他特地向《宁波日报》社的副刊部主任何圣思老师要来一个版面，整版发表宁海文化馆组稿的文学作品，尽管我的这篇《“老粗”吟起俏丽的诗》由于写了真人真事，造成当事人的一些误解，引起了一点风波，但总体还是对宁海文化馆好评如潮。

那时宁海文化馆是文学青年起步的摇篮，文化馆顶层阁楼成为我每天必到的场所。每当我踏入那间狭小却充满书香气息的阁楼，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和期待。童老师总是坐在那张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前，微笑着迎接我的到来。我们畅谈文学，探讨人生，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小阁楼成为我精神世界的避风港，让我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诗意和远方。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无数个决策或爱好连缀而成，而那些起关键作用的爱好，就成为命运的转折点。

与文化馆小阁楼的童老师结缘后，同时也有幸得到当时县作协主席、著名诗人潘志光老师的辅导，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比较粗浅，但在单位领导眼里，我是个会耍笔杆的“小秀才”。当年公司党总支成立，在党总支书记严永寿推荐下，我被正式调任到党总支办任党办主任。摇了30多年车床手柄的我，脱胎换骨成了集团公司的一名文员。

随着时代的变迁，宁海的中心区域向北偏移，文化馆需新建，小阁楼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当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化馆前，望着那片即将被推倒的废墟，心中充满了不舍和迷惘。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随着小阁楼的倒塌而烟消云散。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坚持最初的梦想。

最后一次在小阁楼聊天喝茶，应该是九十年代改革初期。那天我和童老师没谈文学，而是聊如何适应潮流去创业。

他说，我俩家境都不富裕，但心志不可贫瘠。你上班的国企面临拍卖重组，你将会失业丢饭碗。我们必须寻找出路去赚钱，做到财务自由，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鲁迅也说，人只要有钱，烦恼就会减掉90%以上，情商和智商也会提高，更不会乱发火。

他还分析说，你我虽然有一定文学功底，但想靠做自由撰稿人做专业作家去赚稿费养活自己，不现实也不靠谱。只有脚踏实地搞实业，赚够了钱才可安安静静去读书和写作。

那晚，星空万里，仿佛是点缀在暗蓝色大盘子里的颗颗宝石，又似悬挂在高空的耀眼明灯。我望着星空，心中充满了迷茫和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放弃文学梦想，去追逐物质的富足，我害怕自己会迷失在金钱的漩涡中，忘记最初的梦想。

时光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建于天寿东路的新文化馆早已落地，它现代感强烈，多功能厅设备精良，还有藏书丰富的阅览室和讲座教室。而老文化馆及顶楼的阁楼早早被城市改造吞噬。现在，我与童老师都退休在家安度晚年，却时常还要相聚喝茶聊天谈文学，只不过地点不是文化馆小阁楼，而是他公司大楼的办公室。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喜悦，就是遇见一盏灯，它点燃你的梦想，激活你的能量，照亮你的前程，指引你走过黑暗的旅途。小阁楼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是我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是我心中的那盏灯。

夏日里的恩典

无念

生如夏花，行如逆旅。春天的繁花尚未落尽，郁郁葱葱的夏日已迫不及待紧接而至。

春争日，夏争时。江南水乡，一派农忙景象。田间地头，父辈们弯腰插秧接种，女人们挑着茶水点心前去“接力”，孩童们前蹿后跳没心没肺地在田岸嬉闹。儿时的我最怕下水田，一见到蚂蟥便会起鸡皮疙瘩。母亲舀出土豆手工面，一边让我们去叫大人过来补充体力。男人们的汗水味卷上麦香，衬着夏日里明亮艳丽的色调，着实叫人心旷神怡……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夏风里，我把儿时谚事收进了回忆的碗里。

传统民俗和节气在古老的智慧里，碰撞出一个个专有美食名词，“立夏蛋”便是家乡过立夏最为经典有趣的食物了。立夏那天，母亲总会提前用彩线编织好一个个色彩缤纷的“蛋络”，大清早就把卤煮了一宵的茶叶蛋装进“蛋络”，挂在我和弟弟胸前，让我们到学校玩“撞蛋”游戏，鸡蛋、鸭蛋、鹅蛋，谁的蛋被撞碎了就成了对方的战利品，因此母亲会想方设法挑最大最硬的“鹅蛋”给我们做秘密武器。游戏电玩纵横的今日，校园里的孩子们仍继续着这古老的“撞蛋”游戏。记得那年小侄儿挂上蛋蛋挑战群雄，都以为他奶奶的“鹅蛋”天下无敌了，殊不知学校里竟出现了更狠的“鸵鸟蛋”，轻而易举把小侄儿的鹅蛋给俘虏了，可怜的娃哭了一天，发誓来年必报“蛋”仇。

蘸着夏日的斑斓，梅雨季也来了。一场夏雨惊雷，熟透了老屋角落那棵樱桃树，晶莹剔透，橙黄点红的樱桃小果，母亲匆忙采撷，樱桃挤满竹篾篮，哪怕是在车厘子当道的今日，我仍然独爱那老房院落长出的粒粒樱桃。

立夏餐桌少不了火腿酒酿蒸鲥鱼。鲥鱼在经过一周腌制后，鱼骨软烂，鱼肉霉香。老家也有几家做鲥鱼出名的饭店，味道相当不错。张爱玲说：“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曹雪芹红楼残缺不全。”我要为其二鸣不平，鲥鱼多刺何须恨，连鳞带刺嚼下正可人。

昨日，转进盆景园，“山笋柱脚骨”朋友急忙招呼我尝尝他刚做好的油焖山笋。老底子的菜，传统的味道，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饭毕，我来到青梅树下，在绿央央的叶片间寻寻觅觅，青梅挂果，酸爽明目。5月10日是酿青梅酒的最佳时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梅子洗好泡水半小时，摘蒂晾干，浸入陈年的糯米烧酒加点冰糖，搞定！江南的女子偏爱这口“青梅煮酒”，我呢，更刁钻，非要陈上三年以上才开坛欢饮，或许只有这清雅的梅子酒，才配得起温婉如兰的江南女子。土里土气地来一碗“雪菜山笋”强筋骨，吃一块“乌饭麻糍”长力气，青绿蚕豆一颗颗送入，盆景园主人举杯一笑：“这可是你6年前酿的酒，喝！”微醺的心瞬间得到满足，热辣滚烫。

生命的沟壑，时光的折痕，如烟往事模糊了细节。立夏日，裹挟着太多季节的恩典在里面。梅酒润喉，浸润着茶叶蛋香的浓浓眷恋不曾湮没，伴我一路芬芳，在细水流年中回归……

雁苍山投稿邮箱：yancangshan@qq.com